

房山縣志

吳春鴻題



房山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

舊志所載多有闕風化之文况創一事建一物及前人懿行每爲後世所資而欲考其原因悉其梗概將於碑記乎是賴是編所採碑記爲多兼及乎各體詩篇文人著作蓋以大房之靈秀每藉文藝以表彰而名山勝境一形諸歌詠發爲文章使後人履其地誦其詞觸目興懷藉資觀感未始非考古者之一助也故志藝文著作

房山縣圖志

卷數撰人無可考見文淵閣書目署字號第一厨舊志二册

房山縣志

佚

卷數撰人無可考見文淵閣書目往字號第一厨書目新志

馬永亨房山縣志

佚

書成於明萬曆庚辰卷數無考遼史拾遺卷十四日下舊聞卷一百三十引之

佟有年房山縣志十卷

存

書成於清康熙三年縣令佟君與邑人齊推編輯

劉伯敷

蔬香草堂集二卷

李張瑞

螺吟山房詩文集二卷
房山水道考一卷

劉青綬

房山景物考一卷

陳智

任縣志八卷

王貽愷

知不足齋詩文集二卷

王 蕙

射藝真詮一卷

許鳳池

痘科摘要一卷
痘症疑似實辨二卷

李化一

劍經二卷

高書官

房山地理詳考三卷

王邦屏

順直諮議局籌議二卷
民國新約法簽註一卷
官密訴訟一覽一卷
查案隨覽一卷

地方自治條例解釋一卷
朝鮮物產共進會產額詳表二卷
大房山樵詩稿二卷
遊韓記略三卷

常履道

承齋全集

公牘二卷
批牘一卷
尺牘一卷
聯語一卷
雜文二卷

大梁言事一卷
憲法要義一卷
憲遊詩草一卷
南遊詩草一卷
槐園詩草二卷

文錄

詔書

明加封城隍顯祐伯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臨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房山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固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陞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斯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

房山縣重繕城碑

華湘

正德丁卯歲湘叨厠鄉書之末尋以病痼瘵不勝家居兩舉矣今年春復與計偕困頓疾作不克獲與天下士掉鞅文囿以望澤宮之選尹茲土者曹侯諱俊邦彥其甫也臨清右族延湘至自京師遇以賓席褒諸士而以毛詩授焉執采之後礪鏃括羽之暇庠之弟子員李君明輩介陳生言進復于湘敝邑有城日以夏潦爲患傾爲頽垣邑侯視篆以來公勤明允一時蓋覆黠黠之患無不剷劑薰以惠和理化維新房山百里年獨穰熟遂督民完之增其卑薄補其睥睨礪石以扁其門具瓦甌以易其剝敝新粉堊黛以塗其漫漶崇崇嶽嶽不侈于前不墮于後訖功之日蓋常環觀遙矚而遊目之下候之扞衛吾人遠矣敢以記請湘余惟我國家定鼎金陵文皇御極始即北平而都焉前而巨野後背重關左據碣石右挾太行乃天設地藏以爲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地房山其輔邑奧室堵堵三峯馬鞍雄峙境內而般洲實南北相

控之咽喉巔岼嶄巖之姦結聚盤固不時竊發曩者羣盜未血斧鑕之時深入于此遠近充斥而都城爲之戒嚴則今日修治之功可緩耶計民之趨是役也時維元枴風日清美而不告病利用千有二百人佚道使之而不告勞藁具一萬六千束經畫有方面不告擾傳有之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侯其賢矣夫侯初倅湘遐邦廉聲幹局綽聞于上下方兇豎煽逆之秋司兵者檄侯守太興之周家橋口柵未及樹盜已颯風東下時候所領率素不擐甲之市卒隨出弢變賊不敢近維揚一郡得以免其魚肉侯功不能無賴及此而邑人德之猶州之民思之也湘難以不敏辭故記以付李君勒諸貞玫用爲衆使民者告

房山縣改建石城碑

鄒民悅邑人

竊惟今皇上御極九重宣威四海一時元老矢愼訐謨外而封疆之臣爲干城爲鎖鑰踰躑躅躋古韓范不能相尙畿甸之內雖無城已享乎輯寧之休矣粵攷房山民醇俗朴居天府之右臂去居庸諸邊尤爲密邇金湯之險良不可缺原築土墉迄今

已久傾頽之患無常而揀度之功不輟民殆日擾擾焉用滋勞費而已我豐崖李老
父母諱琮字協中東魯城武之名科也以阜平廉吏推調房山仁厚蒞民廉明守己
力除民瘼直犯天顏丕績已凝遂擢雲中牧守斯民皆攀轅流涕啓于銓曹達于丹
陛遂命寄爵于保定而署政于房山然扞衛之深思尤惓惓不忘者蓋以住日薊鎮
之變可鑒也迨聞大司馬霍公具題房山爲京師首善之區宜繕城以衛之肫肫保
愛之懷若有默契然者迺親與度量約計八百丈餘深慮民力之不堪力請當道幸
賴本道豐鹿孟公畢力圖成視由己任且達于撫院白川劉公而保境安民恒蚤夜
圖維者乃請出內帑以賙恤之爰命經術舒公鶴以司省試司教高公陸司訓黃公
繼元以與出納蓮幕馬公得仁以時督理至于石採于西山灰取于南阜厥高三丈
厥厚三尺而經營修理之宜高下廣狹之數固非公之區畫矣維時服役之氓雲集
于郊誠有效子來之願者且愷誼之風鼓于上下鄉民如靳祿景臣輩亦協助百千
丈有奇蓋財也力也民之所自愛也茲樂事勸工向非怙冒之恩素洽肌膚而一時

捐資奉佛之喻貪利剝削之言烏能使之然哉故經理于戊辰之秋落成于己巳之春魏峨環繞內可以拱神京外可以消奸宄誦保障之功者不于諸公乎誰賴或曰民欲逸也而勞之欲安也而迫之似若拂民之情者抑不知負蕡荷插固甚于耒耜之苦其視托戈曳戟者孰急闢荆芟棘固甚于耘耨之勤其視携抱奔突者孰大風餐雨食固甚於茅索之勞其視轉溝填壑者孰重信乎有限之勞足以博無窮之逸也猗歟休哉彼徒竊厲民之言以求自濟其私者此狃于目前安于故習之見也廟堂之謨猷思深慮遠豈難與慮始者之所與知哉噫嘻由前觀之方今地利人和兩得之矣後之司牧者將如之何仍必培以節愛足以儲蓄教之禮義以爲甲冑親睦以爲干櫓則心固結足擬介石之貞蒨屋熙寧可比磐石之安矣否則恃有形之險而失無形之險不有負其公之美意也耶然鳩工之日巡檢王君夢賢亦與有勤勞焉余惛惛之學媿非優于文也特以鄉士夫王公綬史公書及庠生鄭世臣馬欽劉一鳳齊邦治等命之再四不得已而著之于珉以寄奠安斯民之意庶有俟於後云

房山縣創建縣學碑

魏必復

皇元大一統憲百王尊禮孔聖加崇大成徽號亘古無有不作新廟穆穆樂備禮嚴
皇惟首善新民以警風天下房山奠邦畿既載宅朔方距都城百里任土置縣肇金
源六葉隸名京畿曰奉先國朝因茲山改命距金餘百載迄未有先聖先師祀至元
甲午命徽政院引禮於時選員中省幕本縣巽方債隙地廣袤贏敏者再始潛心經
度禮縣人也大德改元俾直學料顯旬監縣牙忽宰宋世昌簿楊政尉木八刺主吏
鄭惟良咸自誦此則我職敢不敬應於是庇工歲役禮借縣人知湘潭州張汝楫輸
楮幣以倡是年正殿成明年神門成又明年祁人劉仲勉工塑設像大成巍勅南面
垂旒被袞兌鄒兩公十哲序位左右侍準古範陶祭器作器室春秋釋奠一如監學
通祀儀大德甲辰宰王傑簿史忠尉小云失隘殿地後不稱繼續二畝有奇構明倫
堂傑作治甚力甫畢及瓜延祐改元春宰王元怒念惟兩廡未備考之故事從祀闕
今歷年所禮謂宜亟作治不爾待後視今猶今愴前也卽以捐俸入疏平昔交同志

以相厥事合楮幣三千緡屬監縣民安答宰元恕簿伯住尉張彥澤起兩廡庖湏內
外門墮未備者先是詔罷不急役議者謂方春事東作宜弛廟繕修令與監縣已下
相謂曰教化國家急務風俗本原奈何廢弛矧是役也歛弗及民巧者梓者悉醜備
以直陶者斤者悉以價售茲俾遂事則觀民以禮勉吏以義孰敢忽諸於是胥徒隸
兵成入役身蒞之不兩月煥然就緒繪從祀七十二大儒二十四新補十賢儼像攝
齊東西其冠冕服黼黻並取式監學應圖合禮靡有差廟門夾兩翼致齋室內外按
圖制悉具登降有度有數十子謁廟事畢掌石局事張彬亦縣人也目擊心悅欽服
美事築碑廟庭請以是役前後發心之誠作新之勤具載金石貽後人勿替今之功
其設心勸善有在矣直學料顯督工既久考叙始末禮率民安答元恕伯住彥澤新
監縣哈魯丁耆宿高榮弭祐執簡詣必復合辭懇銘究觀吾黨職承宣者其勦力風
俗之本非直爲觀美思作新一鄉之善士思觀民以禮思勉吏以義京輔密邇子數
子勛哉甘祀而致其誠茲義舉有始有卒者始卒者何大書屢書而已書者何持敬

而已持敬則義理日新義理日新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觀政官府善俗比閭克復三物賓興沐浴膏澤歌詠勤苦卽事卽物而教之發見於
日用率是天下何思何慮於一鄉乎何有必復不敏在恂恂鄉黨既不得以辭語淺
薄遊聖門者難爲言自解謹齋沐作銘曰元統天道無外百世以俟父子親君臣位
有茲通祀崇門廡正陛所德禮稱是敦化遠求道邇邦民所止禮之履義之揆勿亟
勿已躋俗美講物軌邑政數子政相起齋粟顛顛鄉校倚頌聲企文載攸始

未敢擅改存之
以俟後之君子

篇中字句
疑有錯誤

重修縣學碑

陳以勤

房山附坵內最近迺其徵歛冗雜力役繁興民之疲於輸作者較他邑爲甚以故學
就圯敝然吏嘗力有所屈欲葺之而有所不暇也頃濟南張君汝能來尹是邑其才
力既足以勝其難而又慨夫學之不足以興起士類也蒞事無何亟以序修舉之文
廟爲先次明倫堂次齋祠次門墉蓋始於嘉靖三十三年三月成於三十四年九月

也於是學中弟子邱文實等相與樂張君之賢而來請文以記勤竊謂先王爲治之道今不可復見矣所僅存者唯學校之制而已顧古之所謂學者有六德六行以爲之教有絃誦書禮干戈羽籥之屬以爲之業其行於中也有飲射合樂養老勞農聽訟受成獻馘之事以習其所見凡以磨揉而長養之俾內復夫天命本然之性外節夫手足耳目之欲因示以天下國家之務其豫有以知之而不惑於既用也其教人之法可謂詳也已矣陵夷至於今其法固已盡廢凡師之教於學者惟專於章句文藝之末而弟子亦靡然相與習學焉以冀不失乎有司之尺寸則與古之所以爲學不同矣是以古之成材常易今之成材也常難間有一二稍稍樹立者則皆以爲得諸氣質之自然也由此觀之學之於人材果無繫也歟雖然先王之立學也所以成天下之材而期於俛焉以盡其實者也由今之制而不失其古之實又安可以泥於教法之不同乎嘗考文廬江之治郡也修學於成都市中即其所教於躬自飭厲遣士受業外一無所謂古之法也而士人遂至於大化至於魯仲尼廟禮器儀章甚備

諸生成以時服習其中觀之者至低回而不能去然卒未聞其有成就可數者也即斯二者而言古法可以盡泥乎哉亦在士之自盡其實而已夫復性節欲而不闕畧於經世之用此豈有難盡者乎卽始於章句文藝之間而兼致修內檢外之學以達乎天下國家之務則今制非所以爲累而深有以喻夫爲教之實及其材之成也自與古人等耳倘以教治殊異而猥言夫今之學無繫於人才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也豈不惑哉今張君之治房山也獨先於學亦庶幾乎識此矣且房距京師僅百里其風教常在耳目無所謂遺詣之勞也諸士誠自盡其所教之實必不專守章句文藝如魯生之固於所習也古稱燕地民勇而沈靜迺其士必不委於法之靡而自盡其實以振起一方之人材斌斌由今日之學始矣因是以推其材之盛其士之自得也夫其亦有以興起之也夫斯可以論張君矣迺爲之記而併道夫古今之所以教也

房山縣重修縣學碑

陳於陞

房山縣建置學宮舊矣嘉靖甲寅春張侯汝能嘗議繕葺之距今垂二十年土木之功復就地圯泐朽池士岡攸暨會城武李侯以才名來蒞縣事至之日謁視廟學畢然起嘆曰昔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弛壞詩人爲子矜之篇以刺之琮忝天子赤縣吏修禮典學職之大者作新之役其敢弗敬圖之遂急具牒聞于督學御史傅公既得請于是捐廩斥羨並取諸好義而樂助者經用既贍乃鳩工掄材諏日興事首樞星門次殿堂次東西廡戟門次齋祠庖舍之屬盡撤其舊而新是圖既訖工丹黝華綸棗桷顯麗豆籩荀簋陳列有所士鼓篴而游者胥躍然以喜低徊而不置云李侯則以書來厲余曰願紀其成且乞一言以詔多士也余惟甲寅歲茲學之修家大人在吏垣實記之懇懇焉復性經世之旨揭如星日余不敏何能復嗣音乎既不獲辭則爲之言曰自故明定鼎幽燕房山去京師不百里諸士者所謂皆京都之秀也昔成周盛時襲序宗師教化宣朗賢才之興惟京邑稱最故都人之什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蓋美之也夫不徒曰威儀言辭而必有忠信之行乃可以

傑然振拔于萬民由是觀之詩人美都士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亦可識矣惟故明祖宗列朝建學立師嘉育士類而首善自京師始士環輦轂而生者鎔鑄訓澤蔚爲人文往往雄視宇內然而都會通達之區利祿之燄腐目薰心自非卓犖有立者多爲之泊沒于中而不知悟故其敝也競而靡通而易篤實之道盡而忠信之眞泆亦其勢然也房山密邇天光縫掖之徒被服文雅與京師等而邑獨僻左衣冠車從之所不衡貨貝綺組之所不集士產其間耳不習奇譎詭之談目不習淫表盛麗之翫類皆專懋朴茂訥訥純謹有先生長者之遺風焉蓋詩所謂行歸于周者庶幾近之夫士以德行為楨幹文所以翼行者也孔子論文質彬彬後君子至於用禮樂則崇先進語躬行則謙讓而不違所重于敦實尚行者蓋如此今諸士居文明之鄉而又能全其朴旣彬彬焉追琢而金玉之矣然余所願于諸士尙當悉歛其盡飾者反而求諸身心性命之間日詛詛焉以綱常倫理相勸勵禮樂經術相摩切言必盡實毋譎以盜名行必屢素毋矯以街俗務使道德之實粹然純備于躬則文章事業胥由